



京电力大 00017223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爱情的试金石

〔苏联〕纳谢德金 著

翁本泽 张小青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5.875印张 插页2 328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620册

ISBN 7—219—00881—3

I·245

定价：4.4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长篇爱情
小说。

市苏维埃政府的代

目 录

第 一 章	抢救	(1)
第 二 章	探望	(7)
第 三 章	维克托和未婚妻	(14)
第 四 章	塔尼娅	(23)
第 五 章	喜从天降	(29)
第 六 章	借债	(35)
第 七 章	老师傅之家	(47)
第 八 章	钓饵	(55)
第 九 章	别有用心	(61)
第 十 章	家中的变化	(73)
第十一章	父子之间	(82)
第十二章	初恋	(89)
第十三章	批评	(96)
第十四章	反击	(102)
第十五章	他为何撒谎	(110)
第十六章	抛弃	(119)
第十七章	热心人西玛	(130)

第十八章	令人气恼	(140)
第十九章	当心受骗	(149)
第二十章	拒之门外	(159)
第二十一章	妈妈来了	(167)
第二十二章	不光彩的举动	(177)
第二十三章	不寻常的谈话	(186)
第二十四章	姑娘在犹豫	(196)
第二十五章	郊游	(205)
第二十六章	甘当无名英雄	(217)
第二十七章	中奖的债券	(225)
第二十八章	在成绩面前	(238)
第二十九章	建议	(245)
第三十章	州委书记一家	(255)
第三十一章	帮助后进	(266)
第三十二章	突兀的求婚	(275)
第三十三章	巧遇诺娜	(287)
第三十四章	与诺娜的浪漫史	(293)
第三十五章	逼奸	(298)
第三十六章	不欢而别	(308)
第三十七章	父亲的烦恼	(316)
第三十八章	家庭争论	(327)
第三十九章	又一次撒谎	(337)
第四十章	幽会	(342)
第四十一章	调查真相	(350)
第四十二章	贪功	(357)
第四十三章	手术失败	(364)

第四十四章	寻求解脱·····	(373)
第四十五章	老伙伴的分歧·····	(380)
第四十六章	骗子的行径·····	(388)
第四十七章	淫欲·····	(397)
第四十八章	试验与预言·····	(405)
第四十九章	果然不出所料·····	(412)
第五十章	犯罪·····	(419)
第五十一章	揭发儿子·····	(429)
第五十二章	工人村医院·····	(437)
第五十三章	耻辱·····	(448)
第五十四章	职责·····	(461)
第五十五章	爱情是痛苦的·····	(468)
第五十六章	老人的内疚·····	(474)
第五十七章	失恋之后·····	(481)
第五十八章	撕下他的假面具·····	(489)
第五十九章	走向新的生活·····	(501)

第一章 抢救

刚刚上升的太阳的金光，透过纱窗帘，落在姑娘淡白色的脸上，使她那淡黄色松软的头发变得金黄。她睡得很熟，呼吸深沉、均匀，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她的双手紧靠着身体，手指有时微微抖动一下。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放在老式五斗橱上的那只天蓝色闹钟，从容、和谐地计数着时间。就在这时候，传来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姑娘翻了个身，小孩似地把手掌垫在腮帮底下。敲门声又响了，显得很急促。她在床上坐了起来，用拳头擦了擦眼睛，纳闷地朝前面看了看。又是一阵敲门声。它拂去了她脸上的睡意。她下了床，穿上拖鞋，披上条纹罩衫。

“谁呀？”

走廊上传来女房东的声音：

“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医院里派人找您来了！”

塔尼娅打开房门，看见女房东安娜·尼基福罗夫娜和医院里的女卫生员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站在门口。

“对不起，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说，“有急诊……”

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跨过门坎，递给塔尼娅一

张条子。值班医师在条子上说，刚收下一名急性阑尾炎病人，请塔尼娅立即去医院。

塔尼娅让卫生员走了后，就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

塔尼娅·沃龙佐娃在别洛列钦斯克医院已经工作八个多月了，下班以后从来不会有人来找她。医院里遇到紧急情况总是派人去请外科主任医师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今天为什么不去请他呢？

塔尼娅竭力保持镇静。这位病人是谁？病情如何？准备如何治疗？塔尼娅做事一向有条不紊，可现在却有点心慌意乱。

女房东要塔尼娅喝杯牛奶再走。

“怎么能饿着肚子去上班呢？”她关切地对姑娘说。

“干你们这工作嘛，当然一分一秒都是很宝贵的，不过我觉得这一会儿医院里决不会出事的……”

安娜·尼基福罗夫娜从卫生员那里得悉，病人是加鲁索夫的儿子。塔尼娅的房东特鲁布尼科夫家和加鲁索夫家是老交情，尽管近一年来这种交情略有疏远，不过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还是经常要找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聊聊天。此刻她伤心地摇着头，心里在想，邻居的独养儿子突然进了医院，做母亲的该多么难受。

“竟有这样的事！”她站在塔尼娅前面，愤愤不平地说。“一个年轻小伙子，竟进了医院！人生怎么竟会这样？”

塔尼娅喝着牛奶，专心地听着女房东的话。她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可能要她动手术的病人的情况，但是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这一次变得不爱说话了。她只说他是“一个年轻小

伙子”，——只这么一句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的性格怎么样？”塔尼娅从桌旁站起来，问道。

“坚强，有耐心吗？”

安娜·尼基福罗夫娜耸了耸肩膀。

“谁知道呢！”她含糊地答道。“看上去似乎还不错，不过发这种毛病他还是第一次。”

这是春天的清晨，城市还在梦乡之中。只有清道夫用水龙带在人行道上洒水，打扫街道。

惊鸟在街道两旁的白杨枝头歌唱，远方传来隆隆的列车车轮声。

医院里和往常一样，显得很幽静。塔尼娅边走边扣上工作服的扣子，走进值班医师室。一位上了年纪的、清瘦的内科医师，坐在桌旁写着什么。他显得疲劳和忧郁，看来医院里昨晚很不安宁。值班医师把记事本递给塔尼娅。她看了看上面最后的记载。

“急性阑尾炎，”值班医师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凝神地看了看塔尼娅，补充说：“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这件事情得咱们自己来处理。”

塔尼娅看了化验单，又看了一遍病历：

“维克托·伊里奇·加鲁索夫，二十五岁……”

塔尼娅带上护士鲁莎，前去看望病人。她们走到走廊尽头，走进十号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发年青人。他脸色黝黑，灰色的大眼睛露出悲伤的神情。

“您好，维克托·伊里奇！”塔尼娅在床边的凳子上坐

了下来。“您感觉自己怎么样？”

病人有气无力地微笑了一下。

“谢谢您，护士。”他轻声答道，“我感到自己不大好。”

塔尼娅掀开被子一角，作了纠正：

“我不是护士，是医生。我名叫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

她用手指在病人的腹部触诊了一下，又盖上被子，给他诊了脉，然后站起来，口气坚定地说：

“要给您动手术。”

维克托不安地看了看她。

“手术由谁来做？”

“我。”

“您？”病人的眼睛里显出恐惧的神态。“手术由您来做？”

“我来做。”塔尼娅又这样说了一声，向门口走去。

“给病人作好动手术的准备工作，”她吩咐跟在她后面的护士，“立刻！”

“为什么他不信任我？”塔尼娅在回值班室的路上，心里委屈地想道。

她在维克托的病历上写上诊断记录，然后前往手术室。过了一会儿，鲁莎跑了进来。她神态慌张地说，加鲁索夫不同意动手术。

“为什么？”塔尼娅问道，虽然她从护士的脸色上已经明白病人的心情了。“为什么不同意？”

“不……不知道……”鲁莎偏过头，结结巴巴地说。“他

要求亚历山大·利沃维奇给他动手术。”

塔尼娅又去找病人。她懊恼地咬着嘴唇。这个维克托·加鲁索夫真怪！为什么进了医院还调皮捣蛋？……

维克托闭着眼睛躺着。塔尼娅推了推他的手，劝他同意动手术。

“您随时都可能出危险。”她坚定地说。“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要到下午才能来医院，可我们无权把手术推迟一个小时。您好好考虑一下，这关系到您的生命……”

维克托许久没有睁开眼睛。他好象睡着了。但是一阵剧痛传遍全身，他浑身打颤，祈求地看了看医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的，您看着办吧……不过要快一点，我实在受不了啦……”

病房里很静。维克托一动不动地仰躺着，呆板地看着天花板。阵痛折磨着他。只要能消除剧痛，他什么都愿意，只要快一点就行了！……

鲁莎拿着注射器走进来，给维克托打了一针。剧痛渐渐缓解，脑袋象灌满了铅一样沉重，他昏昏欲睡。但是他没法入睡：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推着小车进入病房，把维克托装在小车上推出去了。

他们经过一扇又一扇的房门，来到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大房间里。维克托看见一只放手术器械的玻璃柜，知道自己在手术室里了。一些穿白色工作服、戴着大口罩的女人把他抬到一张高桌子上。他一躺上桌子，立刻感到浑身发寒，仿佛给放到湿垫上了。他想抗议，要求把他从这张桌子上抬下来，但是他的手脚已经给绑住了，胸前支起一个弧形架子，

护士在上面铺了一块白色床单。这块床单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见在他身旁弯着腰的女人们在干什么。

鲁莎站在床头边，抚摸着维克托的头发。他感到快慰，心中默默地感激这姑娘。塔尼娅全神贯注地动着手术。他感觉到她的手指按在他腹部。不知什么东西刺入他的肉体，腹部一阵剧痛。维克托喊了一声，猛然动了一下。鲁莎抱着他的头。医生关切而又严肃地说：

“躺着不要动，病人！”

但是维克托没有听见医生的话。他全身都很紧张。又是一阵剧痛。他抽搐、呻吟起来了，泪汪汪地要求不要折磨他，象孩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要求着。又是一阵剧痛。他喊了起来：

“放——开——我！”

“面罩！”塔尼娅吩咐道。“罩上面罩！”

维克托感到有软绵绵的东西放在他脸上。一股难闻的气味冲进鼻子。维克托感到很不舒服，呼吸也困难起来了，但他大口地吸着气。他只有一个愿望：尽快入睡，不致再感到剧痛。四周的一切都停滞了，他的身体恍恍惚惚地向某个地方漂浮。不知是谁在远方说：

“似乎睡着了。”

接着又是一阵剧痛。他想叫喊，但又喊不出来。无数的火星在眼前忽明忽暗，脑袋令人心烦地渐渐胀大。又是一阵剧痛传遍全身，但是维克托的肌肉没有再抖动。他只是懊恼地想着：“他们干吗不等待一下？这些人性子也太急了！”

接着他落进了万丈深渊……

第二章 探 望

中午，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来到医院，在值班室里见到塔尼娅。她双手搁在膝上，坐在沙发上休息，显得疲惫不堪。她给维克托·加鲁索夫做的这一手术是十分复杂的，做了将近三个小时。可是这一手术刚结束，又有一名病人送进医院，这也是要紧急动手术的。塔尼娅在手术台旁站了六个多小时，她到值班室坐下来休息，感到浑身疲惫无力。

塔尼娅一看见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就站起来，迎上前去。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塔尼娅打开维克托的病历，详细汇报了手术情况。

“我没法等您来医院。”她好象作自我辩解似地说。
“这是很冒险的。可是病情危急……”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仔仔细细地看了化验单，然后紧紧地握着塔尼娅的手，激动地说：

“谢谢您，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十分感谢！好姑娘，现在您回家去休息吧！您脸色很不好，快回去休息，这里的事我会料理的。”

塔尼娅从命了。不过她要再去看看病人。她走进病房，看见维克托睁开眼睛，仰躺着。他做了好几个小时恶梦，刚刚醒来。

塔尼娅喊了他一声，他朝她看了看，什么话也没说。看来，他认不出她呢。塔尼娅拉起他的手，诊了脉。

“维克托·伊里奇，您感觉怎么样？”

“想睡觉。”

病人的声音是有气无力的。可以看出，这场病使他身体虚弱了。塔尼娅按了一下铃，当鲁莎进来时，她叫她拿青霉素来。

“谢谢您，大夫。”维克托心里想，站在他面前的是医生，就声音微弱地说。“您救了我……”

“您就感谢自己吧，”塔尼娅答道，“是您的身体救了您。”

鲁莎拿来了装着青霉素的注射器。在伤口缝合处的纱布绷带上，有一根一端插进伤口的橡皮管，塔尼娅把青霉素注入这根管子，给维克托盖好被子，用安慰的口气说：

“睡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几乎睡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他头脑清楚地醒来了。他的心中充满喜悦。他倾听着走廊上轻轻的脚步声和远方的嘈杂声，激动地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傍晚，当斜阳的光辉把墙壁染成红色时，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走进病房。他们从前见过几次面，此刻象老友重逢一样，彼此都很高兴。

“您这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关切地问道，“年纪轻轻，竟住进了医院？这不象话，真的不象话！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病人现在的情况是可喜的。亚历山大·利沃维奇给值班护士作了医嘱，又对维克托说：

“告诉您，维克托·伊里奇，您的阑尾炎是很麻烦的。即使是一位百岁外科医生，天天做阑尾手术，也未必能遇见这样的病例。这是极其罕见的病例，对您的生命威胁很大。”

“我好象对医生作了感谢。”维克托模糊地想起同塔吉雅娜的谈话。“她要我感谢我的身体。”

“不错，您的身体确实很棒。”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说。“这使您能够经受这复杂的手术。不过这还是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救了您。做这样手术是需要格外小心和熟练的技巧的。”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在这个城市里受到普遍的称赞。他一直在别洛列钦斯克工作，多次谢绝到大城市去工作的邀请。他给别洛列钦斯克的许多人作过十分可贵的救护工作，人们热情地感激这位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医生，可他在赞扬面前总是不好意思地挥挥手。

“我们是一家人嘛。”每逢这样的時候，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总是这样说。“我们人人都在做自己应做的工作，有的种粮食，有的纺纱织布，有的教书，有的治病，我们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当外科主任到另一病房去时，维克托按了按电铃，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走进门，他请她去叫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

“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不在医院里，”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说，“她要到后天星期一才来上班。如果您要找别的医生，我可以去叫。”

“不，不，不麻烦您了，我还是等着塔吉雅娜·巴甫洛夫娜吧。”

早上醒来，他心情愉快，精神爽朗。鲁莎来量体温，称赞了他。他俩原来曾参加过同一戏剧小组，彼此很熟，而且和文化宫经理瓦连京·普斯托瓦洛夫关系都很好。维克托不喜欢鲁莎的忧郁和孤僻，不过现在见了她却很高兴。特别是她说今天允许他会见亲友，使他格外高兴。

“小伙子们叫人不得安宁。”鲁莎说，她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天天打电话，提要求。今天批准了……父母亲要来，当然还有科尔切达诺夫……”

中午，父母亲真的穿着探望病人的服装走进病房。他们带来了小礼品。母亲对维克托弯下身子，泪汪汪地哭了起来。维克托在她那斑白的头发上抚摸了几下，轻轻把她推开说：

“别哭，妈妈，一切都已经好了呢。”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在凳子上坐下来，拿起手帕擦着眼泪。

“我们的好儿子，”她噓噓唏唏地说，“你怎么会这样倒霉？我们干吗要受这份罪？”

伊里亚·阿基莫维奇竭力保持镇静。他认真地了解着维克托的健康状况。

“你们真不知道这是多难受。”维克托说，他的眼光移到母亲身上。“我以为这一下完蛋了。真不敢相信又能好好地看你们，同你们谈话……”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不住地摇头、叹息，伊里亚·阿基莫维奇用手捂着嘴咳嗽，显得坐立不安。

“现在一切都平安无事了。”维克托说，父母担了不少心事，他可怜起他们来了。“忘了它吧。还是谈谈家里的情况吧。”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摆起家常，伊里亚·阿基莫维奇频频点头称是。维克托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这几天来，他们憔悴得多了。母亲头上增添了白发，干瘪的脸又出现新的皱纹。父亲也瘦了。本来他是那样生气蓬勃，现在却显得沮丧、忧郁。在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睛里，还含着忧虑。

护士走进病房说，还有几位同志要来看望维克托。

“我已经告诉他们，父母正在看望您，请他们等待一会儿。”护士说。“我们这里有规定，进病房探望的人不得超过两名。”

护士一走出去，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和伊里亚·阿基莫维奇就急着要走。

维克托没有挽留他们，虽然很想同他们多呆一会儿。

“你们要多保重！”他在临别时说。“要不就会比我更糟，说不定也要住院……”

维克托的父母走了，过了一会儿，护士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进病房。这就是团市委书记康斯坦丁·佐林和《别洛列钦斯克真理报》工作人员格里戈里·科尔切达诺夫。格里戈里个儿又高又瘦，象根毛竹竿，看上去很不协调。他的头发是栗色的，很美，象一顶大帽子。他的脸色是严肃的。角质框大眼镜使他显得很有派头。他从小就戴眼镜。它好象是长在鼻梁上似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见他不戴眼镜的时候。

康斯坦丁·佐林同科尔切达诺夫站在一起，显得矮壮结实。他的头发是浅黄色的。两只大耳朵微微张开，使他那风尘仆仆的脸上显出温厚的神态。

维克托看见他们很高兴，甚至想欠起身子，但是科斯

嘉①把他按住说：

“躺着别动！要不我们就叫医生啦！”

他们坐在凳子上，发现维克托神色很好，维克托一本正经地劝他们不要为被切除的盲肠过于伤心，维克托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虽然他在笑的时候感到很痛。后来他讲起动手术的事。不过现在他讲得很简单，好象是在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这手术是沃龙佐娃给做的？”维克托停下时，科尔切达诺夫问道。

“是的。从前我根本没有听说她……”

“这无关紧要。”佐林打断他的话。“塔尼娅·沃龙佐娃是共青团员，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说她是有才华的外科医生。”

“很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格里戈里加重语气说，因为他的母亲叶夫多基娅·普罗科皮耶夫娜对他讲过塔尼娅的许多事迹。“人家都这样称赞她……”

维克托听了很高兴。她当然应该是很有才华的，否则她怎能做这样的手术？佐林接下去介绍塔尼娅的情况。去年她从医学院毕业，主动要求到这里来工作。其实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留在州中心，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干部。

后来格里戈里根据佐林的一再要求，朗诵了自己刚写好的诗。格里戈里眉飞色舞地朗诵着，可是维克托却不喜欢。尽管格里戈里写的是春天，然而却没有一点春意。不过维克托没有说出来。干吗要给人家泼冷水？况且维克托认为自己对

①康斯坦丁的小名。